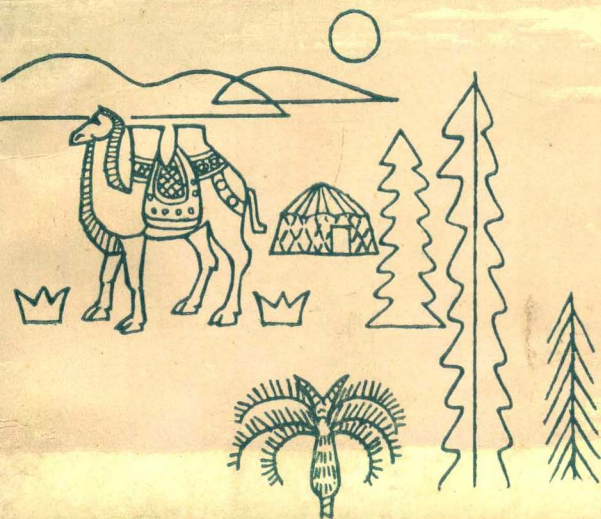




XIAO XUE
SHI XUAN

晓雪诗选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

I295.22

1

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著作选

晓雪诗选

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刘 平

封面插图：邱永松

晓 雪 诗 选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0.25 插页3 字数188千

1983年8月第一版

1983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000册

书号：M10140·70

定价 0.98 元



作者近影

出版说明

这本诗集是我社编辑的《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著作选》之一。

晓雪同志是著名的白族诗人。他曾以苍海星、晓雪、柳池、秋泉、文惠、木文羽、雪里红等笔名，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诗刊》、《长江文艺》、《边疆文艺》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、散文和评论。收入这本诗集中的一百二十八首诗歌，就是从他创作的大量诗歌中精选出来的代表作，其中长诗《大黑铁神》，曾获一九八一年优秀作品奖。这些诗歌用细腻的笔法，精巧的构思，富于形象的语言，描绘了西南边疆的美丽风光、富于神话色彩的传说、热情好客的各族人民、火热的斗争生活、引人入胜的节日盛会，再现了边疆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，读后给人以启发与鼓舞。

前 言

周 良 沛

读了白族诗人晓雪同志这么几千行诗，看到诗人将本民族的生活绘成多幅绚丽多采的图画展现眼前，忙于顾看还顾不及想的时候，却偏偏想起自己过去在云南民族地区写诗的教训来了。

近来，常遇一些作编辑工作的同志，议论到某些写兄弟民族的生活的作品，总感到作者在猎奇而缺乏生活气息，写的是“穿少数民族服装的汉人”。这种说法，早在上个世纪，俄国一些大家评论普希金时，就说他的诗好在不是写些穿俄罗斯衬衫，而是有俄罗斯精神的人。过去看画，讲求画的“形神兼备”，没有“形”也谈不上“神”，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？可是有“形”无神，也只会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。现代艺术，绘画以至诗歌，也有讲究变形的，同样的主张形成诗的理论，有些名词译过来也不大统一，也可以看出这派理论是主张为求神似而形变的。当然，这得以具体作品具体而论，不能单听主张，一个作家就是很真诚地为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而创作，两者之间的差距，甚至分裂的现象也是有的。因此，变形成为怪诞的艺术时，自然也为怪诞癖所好，若变形只是一种艺术夸张时，怕多数人都是可以接受

的。但写兄弟民族，要写成“穿兄弟民族服装的汉人”，无神之神，也已使作品失去存在的价值。

三十年前，我开始发表作品时，正在云南兄弟民族地区剿匪、营建。是连队里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士兵，是无法以离开自己的现实生活借助于过去的阅历、知识而写诗的人，因此也无法不写到兄弟民族的生活。但也只能纯客观地从一个边防战士的眼里录写所闻所见，借助一些情节、故事来说明问题，当然，完全排斥情节的描写也是无理的，何况诗中就有叙事诗哩，但是主要得靠情节、一些景象的外在印象写诗，从某种意义讲，已经脱离了诗的追求，是写诗无能的悲剧。那些作品，虽然现在还拿出来出版，也只是作为我个人创作生活最初的一个脚印来看，在明白不能写些“穿兄弟民族服装的汉人”的同时，能回避，却无法弥补这些诗失去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心抒情的笔墨。纯客观地记叙民族生活对我的外部的印象，也就找不到构成诗的内核——一个民族内心的声音。

当我明白这些之后，有人来约写表现兄弟民族生活的诗作时，我只能告诉他：我还没有取得这样的权利。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不会，要说能听到人家心灵深处的声音，只能是自欺欺人。有次，翻译替我意译出一句姑娘回答求爱者的话，竟是“你不要急躁冒进嘛”，不仅毫无民族特色，就是汉语，也绝无生活气息，是可以作为活人的活的语言的。靠这样的办法，要了解一个民族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一直想，真正反映民族生活的好诗，只能出自民族诗人之手，这也丝

毫不排斥一些对民族生活有真正了解的诗人从中获得灵感，取得为此歌唱的权利。

二

我们面前，就是一位白族诗人尽情歌唱自己民族的生活的诗集。不是说民族诗人只应该歌唱自己民族的生活，但在写新诗的白族诗人中，晓雪同志的笔墨是倾注热情给故乡的苍山洱海最多的一位，用诗浇灌自己诗的土壤，根深叶茂，才有结硕果的条件。而且，诗人是直接方块字给我们写诗的，比起经过翻译的作品，在我们读起来它的韵味自然更真。诗人有首《歌》：

故乡象一片歌声的湖，
我从小游泳在湖中；
数不清见过多少歌手，
记不得听过多少歌曲。

有的如泣如诉，倾吐着悲怨和痛苦，
有的如雷如鼓，喷射着仇恨和愤怒；
然而我记忆最深的还是那
母亲唱着引我入梦的摇篮曲。

它象秋夜朗朗的月光，

它象暑天温柔的凉风，
它象洱海嘻笑的浪花，
它象苍山淙淙的溪流……

诗人所唱的《歌》，正是诗的泉。许多古典的、近代的诗歌大师，几乎都是从摇篮曲和民歌手那儿得到最初的诗的乳汁。人，都得从摇篮里长大、站起来的，却不允许他永远睡在自己还贪恋的摇篮；普希金可以写乳母告诉他的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给还要听乳母讲故事以及忘记不了乳母的人，而当他离开摇篮之后，世界在眼前愈来愈大，生活更丰富和复杂了，他的诗也从摇篮曲中长大，写成“俄罗斯的百科全书”——《欧根·奥涅金》了。现在，有人对民族民间的诗歌传统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，甚至视为诗歌艺术“解放”的障碍者，他们的创作，也只能是无根之萍；但是，反过来，有人似乎认为只有民歌体才是民族形式与民族气派，不承认民族形式也是在发展的，那样，只能对新诗的窒息，或者说，硬要把已健康长大的天足裹成“三寸金莲”，对诗歌的发展同样有害。从晓雪的诗看，它已不是白族大本曲近乎唱词式的形式模仿，却保持“象苍山淙淙的溪流”似的韵味，是在他故乡“歌声的湖”里游泳者的歌。

《大黑天神》一定是诗人从摇篮曲里印到心底的歌，诗人到中年之时写出，决非重叙儿时留在记忆中的歌，而是道出自己四十年的人生体验以及一场浩劫之后对自己人民的爱。这首长诗叙述了这么一个故事：玉皇大帝认为“他居住

管辖的领域，是古往今来最幸福最理想的乐园”，可是有一天他见下界“展现着无比美妙的画面”，青山绿水，男耕女种，人们在“创造生活，改造世界”的妙景，“立即下令，叫人间停止歌舞，让所有的人下跪以表示对天神的崇拜”，人群不理不睬，他便叫了一位叫“大黑”的神仙带上一包瘟疫的种子，“让人们都染上瘟疫在一夜间死绝”。大黑在人间三天三夜，怎么也不忍心作出这样灭绝人性的事，终于吞下这包种子自毁。一个非常忠于玉皇的大黑，怎么会如此呢？

大黑先来到四季积雪的苍山顶上，
雪地里盛开着火焰般的朵朵红杜鹃，
常青的苍松翠竹在风雪中挺拔坚劲，
给银白的雪毯镶了一条绿色的边。

大黑驾着云朵掠过苍山十九峰，
每一峰的景致都使他舍不得离开；
马耳峰雪人峰郁郁葱葱古木苍天，
云弄峰五台峰百鸟欢唱万花争艳。

宽宽的花甸坝哟羊群象滚滚的云彩，
牧羊姑娘的歌声飘进了深深的林海，
林海里一个小伙刚刚砍完一挑烧柴，
正准备采一束山茶花献到姑娘面前。

山山有清碧的溪水喷珠吐玉，
处处有透明的山泉闪耀光彩，
那一层层梯田里油菜花儿盛开，
象黄金的梯子从山脚直上云间。

天上没见过这么大的森林，无际无边，
天上没见过这么多的花朵，芬芳鲜艳，
天上没见过这么清的泉水，甜透心间，
天上没见过这么好的情侣，自由自在……

诗人就这么洋洋洒洒，以他对乡土执着的爱，使一草一木都闪出人间美的魅力，动摇、改变了大黑执行玉皇杀人的命令。但是最美的，还是人民的心灵。应该说，这部分的笔力不及诗人对自然风光描写的部分，但是通过大黑化为渔家姑娘冒险相救失足落水老奶奶，以及老猎人又从豹口救出姑娘的情节，可以看到诗人通过大黑所寻求的美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观念：忠于人民就可以使人的心灵从愚妄、迷信中净化为对真理的追求，大智大勇，义无反顾，别妻抛儿，为了自己人生的道德、信仰，大黑已象一位新的殉道者：

难道能执行如此凶狠残暴的命令，
制造死亡和黑暗，把罪恶撒遍人间？！
难道能遵从如此惨绝人寰的旨意，
制造瘟疫和灾难，把整个人类毁灭？！

不！让所有病毒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吧，
让所有的灾害都降落到我一家人中间！
为了人间千千万万的家庭年年幸福团圆，
为了地上千千万万的人们真正益寿延年……

于是大黑一口吞下了全部瘟疫的种子！
他承担了最大痛苦，忍受着巨大的熬煎！
他的脸更黑了，却把光明永远留在世上，
他立刻就死了，却把生命永远留在人间。

他从此离开了玉皇统治下的神仙队列，
却比任何神仙都更令人崇敬和怀念；
他从此结束了在天庭里的神秘生涯，
却在人间树起了高大的榜样，立地顶天！

为什么高高的苍山顶上年年积雪不化？

那是它在披白戴孝，永远把大黑天神吊唁；

为什么滔滔的洱海日日夜夜歌唱不歇？

那是她在赞颂大黑，永远激励人们向前……

企图摆布人世的“神”，只能是残暴的魔，“创造生活，改造世界”的人，才是主沉浮的神。大黑懂得了生的意义，“离开了玉皇统治下的神仙队列”，他就成了大写的“人”，才比

“任何神仙都更令人崇敬和怀念”。读者当然可以向诗人提出更高的要求，希望将这种诗情表现得更强烈，更形象生动，但目前我们从诗人已掘出的生活的真谛，也为它在思想上更纯净、更高的境界动心。过去，有人常谈创作上“永恒的主题”，我想，歌唱人民的主题，则必定永恒。

三

白族人民，是勤劳、勇敢、智慧的人民。

在我国众多的兄弟民族中，白族是支有悠久历史悠久文化的民族。在旧社会反动统治的大民族主义下，他们是遭歧视的，他们的文化是被践踏的。从一位诗友的作品看到，在所谓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白族一位著名的民间歌手唱得家喻户晓、深入人心的民歌也被视为“封资修”，歌手本人被当作“牛鬼蛇神”惨遭迫害。这样的历史虽然过去了，它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民族感情的伤害，其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。晓雪同志，首先是作为新社会培养出的白族第一批大学生使人注目，在新诗苑中，他又是白族首先在诗坛作出成绩的一位。在这曾遭侮辱与损害的民族，诗人自己首先是作为一个大写的“人”跨入新诗坛，将自己白族的“人”也大写进新诗，这样的事实，人们是不会忘记的。

这两年，我看见云南新一代白族大学生，有的就是以研究晓雪的诗作作为他们毕业论文的题目的。真的要我对晓雪的作品逐篇逐句说出个道理，写上万言的研究论文，确实也

只能交出一份不及格的考卷。作为同辈的诗友，我初学写诗，又写兄弟民族生活，却无法写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心抒情是我的缺点，在晓雪的作品中，恰恰是在这方面见长。上面我们看到诗人写得大黑肝胆照人，容不得邪，容不得恶，情愿自毁，也不作恶，“承担了最大的痛苦，忍受着巨大的熬煎”，而为“千千万万的家庭年年幸福团圆”，“千千万万的人们真正益寿延年”的献身精神，写的是传说中的“神”，写的也是白族人的心，更是诗人要表达自己民族的骄傲啊，这也就使诗人能追求到诗。

诗人有首《帆》是这么结尾的：

我从小爱帆
故乡 蓝蓝洱海上的白帆
它能顺风而上
也敢逆风而上
不管风浪多大
它总能朝着自己的目标
到达彼岸

这是诗人的人生追求，也是诗人的艺术追求。在同辈的诗友中，是否有天才，我不敢回答，即便有，也总是少数。何况这三十年来，新诗发展的道路也颇曲折，一般的人，都很难摆脱历史的局限性，总难免随道路的曲折而曲折。既然有处女作是自己最成功的作品，创作生命的开始也就是终结的作者，也就有“敢逆风而上”，“总能朝着自己的目标到达彼

岸”的强者。若历史地看问题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诗友的旧作，不少是没按艺术规律写诗，写得与时事太切近而缺乏艺术生命力，但用它对照着来看今日的新作，给我们看到的，怕也不仅是个人，而是整个新诗的成长。晓雪在我们当中，就不仅以勤奋而多产，也映衬出他在艺术上较大的变化和进展。再以《大黑天神》为例，我们确实可以感到诗人溶进了自己对人生的体察与观念，决无权说诗人写的传说离时事太近。若是读到晓雪这样的情诗——

假若夜里有一对星星，
呆呆地望着你不眨眼睛，
你不要低头，不必心跳，
你应当同样深情地望着它，
就象默默相对时望着我……

——《假若……》

要分别，你哭了，
我拿什么相劝？
眼泪是心灵的露珠，
也是爱情的雨点。

允许我吻你，
吻你的泪水，你的眼，
我要你眼里的泪泉，

甜甜地流进我的心间……

——《离别》

这不是属于某些鼓吹“自我表现”的诗，诗里却有一个个性化的“自我”。这是诗人在六十年代初的作品，在庸俗社会学盛行时，这样的诗长期无法与读者见面。但它也告诉我们：无论庸俗社会学怎么横行，诗人笔下自然有诗。

当前，重新提出新诗要注意民族化的时候，晓雪的创作，在这方面也作了有益的实践：

斗转星移，不知过了多少年代，
玉皇大帝一直是天庭的主宰；
日出日没，不知过了多少岁月，
玉皇大帝始终统治着上苍世界。

天上所有的宫殿都为玉皇营建，
包括月宫、星楼、太阳光辉的庭院；
空中一切的领域都归玉皇所有，
包括云山、雾海、彩霞灿烂的花园。

《大黑天神》是这么开始的。这，可以看到诗人对传统艺术，尤其是对白族大本曲的艺术借鉴，又没有流于说唱词的结构套式与套词里，注意到广大读者，尤其是一般劳动者的艺术欣赏的习惯，曲折的故事与人物感情的跌宕，都是在

脉络与层次分明的叙事中进行的，首先是以诗情的丰满、变化激溅起诗的浪花，不是以形式表面的花俏当噱头，句式结构的对称不刻板，保持韵律上有规律又有变化的波动。

他的诗，清新、朴素，如诗人写洱海的渔民《拉大网》：

拉呀拉，一齐拉，
几十双手臂一齐拉，
把整个洱海拉动，
拉起一百里滚滚浪花……

苍山，被惊醒了，
社员们拉起一座鱼山！
洱海，却笑醒了，
又是一个早晨，满天红霞……

尤其有人以晦涩以示高深莫测时，这些诗句明朗却不浅露。忠于对生活的观察与内心激情的溶合，拉网“拉起一百里滚滚浪花”，其“意”其“象”，都是滚滚的艺术的热血。

为诗作序，自己有机会对晓雪同志的作品通读学习，受益不浅。艺术是永攀不绝的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它在我们面前，都是待攀的高峰，是更广阔的世界，愿我们共勉，继续向前！